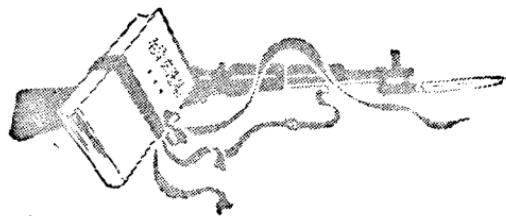




# 王杰

王杰生前所在部队业余写作组



# 王杰

王杰生前所在部队业余写作组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 王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1810 字数12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7}{16}$  插页1

1966年1月北京第1版 196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1—200000册

定价(1) 0.30 元

## 前 記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四日，我們最亲密的战友——王杰同志，在張樓人民公社幫助民兵訓練中，在炸藥發生意外爆炸的緊急時刻，為了掩護在場的十二個階級兄弟，他臨危不惧，英勇地犧牲了。

王杰同志短暫的一生，是閃爍着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的一生。他真正地把毛主席的書當作自己的最高指示。“毛主席怎樣說的，我就怎樣做”。正由於他對毛主席著作懷有強烈而深厚的階級感情，勤奮不懈地用毛主席的教導武裝自己，才使他迅速地成長為一個胸怀祖國、放眼世界的偉大的革命戰士。正如總政治部所指出的：他“是董存瑞、黃繼光式的英雄，是雷鋒式的偉大共產主義戰士。他是毛主席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以來，我軍涌現的千萬個好人好事中最突出的英雄人物之一。他不愧為毛主席的好戰士。”

我們為失去這樣一位亲密的战友而悲痛，也為孕育了這樣的英雄戰士的偉大時代而自豪，為我們祖國有這樣的英雄兒女而驕傲！

作為王杰同志生前的战友，我們多么希望能把孕育這個偉大戰士成長的英雄時代，以及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一意為革命的英雄形象作出較充分的反映啊！但限於我們的思想水平和寫作水平，要做到這一點，不能不感到相當的困難。但是，在王杰精神的鼓舞下，在寫王杰、學王杰的思想指

导下，我們終于拿起了笔，怀着激奋的心情，写出了这个粗糙的集子，将它献給毛主席的好战士、我們最亲密的战友——王杰同志，献給千千万万向王杰学习的同志們。

讓我們像王杰同志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像他那样生活和战斗，“党叫干啥就干啥”，像他那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一意为革命；沿着党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为建設我們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打倒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一切反动派，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勇前进！

王杰生前所在部队业余写作組

1965.12.30

## 目 次

|              |     |
|--------------|-----|
| 前 記 .....    | 1   |
| 阳光雨露育良种..... | 1   |
| 肩挑重担学英雄..... | 14  |
| 雷鋒日記印心上..... | 31  |
| 洪水恶浪脚下踏..... | 46  |
| 为使脚板过得硬..... | 58  |
| 座座高山耸入云..... | 69  |
| 走到哪儿紅到哪..... | 86  |
| 赤胆忠心为革命..... | 102 |
| 胸怀世界练硬功..... | 114 |
| 运河高歌贊英雄..... | 132 |
| 革命青春紅似火..... | 152 |
| 接过王杰两支枪..... | 161 |

## 阳光雨露育良种

万福河水弯又长，  
河水滚滚向东方，  
两岸土地多肥沃哟，  
“铁牛”隆隆响四方。

.....

万福河水滋润着金乡肥沃的土地，羊山烈士陵园的青松翠柏，象征着革命先烈精神不朽，万古长青；“东方红”拖拉机奔驰在公社广阔的田野上。我们伟大的时代，我们祖国壮丽的河山，滋育着多少英雄儿女茁壮地在成长！

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金乡县的长街上，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唢呐和鞭炮声响彻大街小巷。成千的父老兄妹，怀着殷切的期望，怀着家乡人民的深情厚意，热情欢送自己的子弟和亲人，走上保卫祖国最光荣的岗位。

应征入伍的青年们，一个个怀着满腔激情，高唱军歌，欢欣鼓舞地穿过欢送的人群。走在队伍最前列的，是一个淳朴端庄的青年，他的名字叫王杰。今天，自己最美好的理想实现了，他穿上了崭新的军装，不禁兴奋得浑身火热。老师们的嘱咐，亲友们的叮咛，同学们的羡慕的目光，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激励着他，振奋着他。他的歌声更响了，两臂摆动得格外有力。

忽然，从欢送的人群中，他看见几个同学向他投来了惋惜的目光。他似乎又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王杰，你是三好学



生，是大学生的材料，刚考了高中，連榜都沒看就去參軍，真傻！”

“傻就傻，服兵役是我的第一志願，我愛解放軍！”像祖國千千万万个青少年一样，王杰是在紅旗下长大成人的。

戴紅領巾的时候，他就在羊山烈士陵园听过革命先烈的英雄故事，从小就热爱英雄战士董存瑞、黃繼光；在中学时代，他更羡慕和向往沸腾的部队生活。当一个战士的美好理想，在他心中早就播下了种，扎下了根。現在，美好的理想实现了，他昂起头，挺起胸，用自豪的目光回答那几个“惋惜”他的同学，大踏步地迈向了一条寬广的大道。

崭新的生活摆在王杰面前。这时候，正当軍委擴大會議的決議在部队貫彻、落实。一幢幢房屋的墙壁上，写着巨幅標語：“讀毛主席的書，听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开班务会，先讀一段毛主席著作；指导員点名，引一段毛主席語录；課余假日，战士們书声琅琅。大家怀着一个共同的心願：坚决响应軍委林副主席的号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軍營中，一个好学上进的政治空气越来越濃，創造四好連队和五好战士的运动，正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到处是嘹亮的歌声、排山倒海的练兵喊杀声和震耳的坦克馬达声，一派生龙活虎景象。

王杰对新环境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但是，最吸引他的，要算是威武的坦克了。

一天中午，一陣坦克的馬達聲从新兵連營房西邊滾過。王杰一听，拉上楊榮新就攆去看，一直跟着坦克跑進車場，哨兵都拦不住他們。車停下以后，从里邊跳出幾個坦克兵來，他們頭戴坦克帽，脚下大皮靴嘎吱嘎吱响，好不威武！

王杰兴奋地看看坦克，又瞧瞧坦克兵，忍不住憨憨实实地上前問道：“同志，這車里裝幾個人？哪一個最厲害？”坦克兵笑了，他們很理解新战友的心情，熱情地跟他們攀談起來。王杰比量着大炮的口徑，惊喜地說：“嗬！這家伙比海碗粗實！”楊榮新摸摸鋼板，不住嘴地稱贊：“這‘鐵牛’真够勁呀！”兩人興高采烈地談起了電影里坦克冲锋陷陣的威力，都盼望早些分到連隊去，將來开着坦克上戰場，一輾一大片，一炮撩倒一大群。

不几天，新战士們就了解到坦克部隊又分好些個兵種，并不是人人都能開坦克。而且，一個要當工兵的消息悄悄地傳開了。一下子，不少人情緒波動起來。王杰心想：“不一定吧？咱們初中畢業，難道才扛一把鋤？”

正当新战士們盼望領導上宣布誰當什麼兵的時候，一個轰轟烈烈的“兩憶三查”運動在新兵連展开了。這個憶階級苦、憶民族苦，查立場、查斗志、查工作的活的教育運動，是全軍根據林彪副主席指示進行的一次深刻的毛主席關於階級鬥爭思想的教育。

這些天來，入伍不滿一個月的新战士，性格特点似乎一下子都變了：沒人說笑了，沒人打鬧了，一向最熱鬧的籃球場也空空蕩蕩，課余時間再也聽不到歌聲。战士們的心思完全灌注到一個嚴肅的問題裡，沉痛地追憶着父母亲人講過的辛酸身世。

連俱樂部里的毛主席像兩邊，也貼起一副醒目的對聯：“不忘過去苦中苦，方知今日甜上甜。”四面的牆壁上，畫着一

幅幅血泪家史：这一幅，日本强盗活活烧死曹建月的老奶奶；那一张，国民党杀害朱玉沛他爹，逼得他从小讨饭远离家乡；又一幅，王振才他爹给地主打活累得害了重病，被狗地主一脚踢出门，全家去讨饭，逼得他娘忍痛掐死刚生下的小妹妹。苦大仇深的刘柱，有说不完的刻骨恨，道不尽的血泪仇，他满腔愤怒地在诉苦会上控诉：

“……地主逼债吃人不吐骨头，逼得爹和娘卖了俺亲哥哥，阎王债还是还不清。狗地主又把俺爹抓走，吊在他家屋梁上，榆木棍打断了两根，打得俺爹浑身皮开肉烂，上气不接下气。地主放出话来说：‘清不了债，就拖出去毙了！’……”刘柱一把把抹着热泪，拳头攥得嘎嘎响，会场上一片悲愤。

他颤抖着嗓音接着说：“娘哭得死去活来，伤透了心；她寻思：就是把几个儿子都卖了，也还不清这笔阎王债呀！三更天，她又摸黑上了井台，吓得俺哭喊着扑上去，死死抱住娘一条腿，跪在娘面前放声大哭。俺娘说：‘柱儿呀，寻条活路去吧，娘对不起……你……你三哥啊！’”

说到这里，刘柱悲愤得晕倒过去了。吃人的旧社会欠下劳苦人民的血债怎么算得清啊！

王杰眼睛都哭红了。战友们的血泪控诉，强烈地撼动了他的心。新兵连八十八个战士，六十六个都有苦和仇。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听到这么些惨痛家史；原来在旧社会，劳苦人民家家都有血泪仇啊！对阶级兄弟的无限同情，对旧社会的无比仇恨，同时从他心中迸发出来，他振臂高呼：“打倒万恶的旧社会！”“给阶级兄弟报仇！”

新兵连的“两忆三查”整整进行了半个月；大会小会，挖苦根，谈甜思源，讨论为谁当兵。王杰把战友们的苦情和解放后的幸福生活，一桩桩一件件都记在笔记本上。他在会上激动地

說：“我出身在中农家庭，雖然沒有受過多大苦，但是同志們的苦就是我的苦，同志們的仇也是我的仇。我一定要給階級兄弟報仇！”

“兩憶三查”結束的當天晚上，已經吹過熄燈號了，王杰的心仍然平靜不下來。他跑到連俱樂部，拉開燈，翻開日記本，含著熱淚寫下了入伍後的第一首詩《訴苦》，決心“永遠不忘階級恨，練好本領殺敵人”。夜漸漸深了，他仍然伏在燈下，又給黨支部寫了一份決心書，他說：“憶苦，忘不了根；思甜，忘不了恩。我懇切地請求黨支部批准我當一名工兵，分配我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鍛煉。……”

是啊，懂得了階級和剝削，就懂得為什麼要革命，為誰當兵。

值星排長第三次催他睡覺了，王杰這才停筆。初秋的夜晚，皎潔的月光洒滿軍營，陣陣秋風，帶來了一些涼意。他回到宿舍，見曹建月一條腿露在蚊帳外邊，便輕輕地把它移進蚊帳；這時，從玻璃窗上透進的月光，正映照著曹建月腿上核桃大的兩個傷疤；他曾聽曹建月和他談到過這傷疤的來歷，對萬惡的地主階級的憤恨又涌上了心头。這些天來，一見到這些苦大仇深的战友，王杰就覺得跟他們格外親，從內心涌出一股強烈的階級感情。

九月，新兵連的集訓結束了，王杰被分配到工兵一連六班當戰士。

那時候，一連正在海島施工。新戰士來到連隊，第一課就是革命傳統教育。馮安國指導員指着一面又一面紅光閃閃的錦旗，給新戰士們介紹一連的光榮鬥爭歷史：

工兵一連在戰鬥中屢建功績，在開山劈嶺的崗位上又連續兩年被評為施工紅旗連，王杰所分配去的六班，是抗美援朝

时的一个二等功臣班。三級战斗英雄、副連長高紹忠就是当时的六班长。在一次战斗中，我軍一辆坦克在进入陣地的时候陷入了弹坑，敌人的炮火瘋狂地向陷車地区轰击。在这个紧急时刻，高紹忠帶領同志們冲上去，連續苦战三十多个小时，搶救出了这辆坦克，又配合这辆英雄坦克击毀美国坦克三辆。……

新战士們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个眉飞色舞。馮指导員接着說：“要修筑銅牆铁壁，在战斗中要給步兵、坦克、炮兵开辟胜利的道路，要架桥、筑城、爆破，还要布雷、排雷……哪里也离不开咱們工兵。”身材魁梧的刘德林連长又給新战士們介紹了开山劈岭的干将张献元，打坑道的能手楊作思，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好战士馬秀海，和一連各个方面的标兵。王杰从小就热爱英雄，但是从沒見过英雄，現在跟这么多英雄、模范和标兵生活在一起，又来到了功臣班，心里有說不出的高兴。他暗自下定决心：“向英雄、模范和标兵們学习，做一个英雄的工兵战士！”

踏上上海島的这天下午，連里让新战士們休息；可是，一陣陣开山炮声牵动着新战士們的心。“走，参观参观去！”大家邀約着便跑上了工地。坑道里响起了叮叮当当的打锤声，不时閃射出串串火星。推着运碴車的老战士們，从坑道里穿梭般地进进出出，他們头戴柳条盔，滿身是泥，热情地跟新战友們打着招呼。于是，新战士中有人大胆提議：“进坑道里去看看。”从机械厂来的几个新战士，戴上防险帽，首先钻进去了；从学校来的一些新战士，一个个张望着坑道頂上那些七棱八峭的大石块，担心不知什么时候砸下来，你推我，我推你，越推反倒离坑道口越远了。

这时候，王杰鼓起勇气，大步跟上了从机械厂来的那几个战友，刚钻进坑道不几步，就磕磕绊绊地摔了一跤。坑道頂

上，滴滴答答地往下掉着水珠，地面上积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水洼。往里走了一段，王杰就看見一个热火朝天的劳动場面：一盞電石灯嘶嘶地吐着白光，老战士們揮着大錘，对准鋼钎猛砸，一个个汗流浹背；裝車的同志，一筐接一筐地把砸下的石块裝进运碴車。这紧张热烈的劳动气氛感染了王杰，他不由得挽起袖口，搬起一块石头，就跟老同志們一道裝起車来。

嶄新的工兵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

然而，革命的道路是崎嶇不平的，王杰刚刚从起跑線上跨出了第一步，就遇到了险阻。

九月，是海島上多雨的季节，成天雨霧濛濛，难得个晴天。那时候，正是我們國家連續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海島上的生活难免更加艰苦一些。不少新战士吃不慣豌豆面的窩窩头，說是吃多了燒心；住不慣又濕又窄的漁家房，說是簡直把人都挤扁了。小島上沒有馬路，更沒有电影院，就连用水都有严格的限制。而且，每天十二个小时紧张的坑道作业，对于知識青年來說，这更是一道難闖的关口。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有些人手上打了泡，思想上也打了疙瘩：“当工兵真苦呀，念了八九年书，竟来掄大錘，真是大材小用！……”

王杰腰酸臂疼，又患腹泻，他咬着牙支持着。一下了工，就一头倒在地鋪上，一动也不想动了。再看看老同志們，白天，他們抽空給漁民打柴，抬石头砌牆，給新同志洗衣服；晚上，围住一盞煤油灯，聚精会神地讀毛主席著作。王杰心上的謎解不开：都是同样的人，他們哪来这么旺盛的精力呢？一个星期过去了，王杰的情緒开始低落下来，心想：“当工兵就是苦啊！”

一連的支委会及时研究了新战士中的活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发动老战士人人做思想工作啦，老同志要做出

榜样带好新同志啦，在新战士中培养树立标兵啦……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用毛主席的思想武装新战士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使这批知識青年尽快地鍛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会上，大家重溫了軍委扩大会議決議，一条寬广的道路鋪在面前，人們眼更明了，心更亮了，进一步提出：連队有了思想問題，工作中碰到困难，上級給了新任务，一定要首先学习毛主席著作。

就在馮指導員讲了《为人民服务》这一課的晚上，王杰来找指導員借毛主席著作。馮指導員在新兵連时早就注意这个淳朴可爱的新战士了，喜爱他听党的話，訴苦会后思想上起了显著的变化，而且第一个写决心书，第一个提出入团申請。今天見他来借毛主席著作，指導員就更感到高兴。他說：“好啊！干革命，首先要改造思想；要改造思想，首先要学好毛主席著作。”

“指導員，我思想不好，我嫌工兵苦，你狠狠地批評我吧。”

听了这个新战士坦率而恳摯地暴露自己的思想，馮指導員心中涌起了一股激情，心想：“多可爱，多淳朴的战士啊！”他更感到多么迫切需要用毛主席的教导来武装他們，于是关切地說：

“是啊，干革命就是要吃苦啊！可是，这也正是咱們革命战士的光荣啊！”

“指導員，我下过决心，要咬牙頂住，可是到时候思想就打了弯儿。”

“那是因为你思想上还少一件武器。”指導員接着說，“你看，朱玉沛学了《为人民服务》，就下决心打掉怕苦思想，挑最艰苦的活儿來鍛炼自己。”

上午指導員讲课的时候就表揚过朱玉沛，当时王杰又激

动又慚愧；現在指導員又提到了这个同时入伍的战友，王杰更是充滿激情地說：“指導員，我一定要向他學習！”

“好！”馮指導員把一本毛主席著作交給王杰，王杰激动地用双手接过书，向指導員敬了个礼，迫不及待地奔回宿舍去了。

这时候，鷹峰崖上的灯塔，閃射着一道强烈的光柱；透过雨雾濛濛的夜空，給航行在大海上的人們指示着正确的方向。

又是一个星期天，海面上风急浪高，一只小帆船像箭一样駛向大陸。老艄公稳稳地把住舵，要減輕小船的顛簸，因为船艙里有个年輕的战士，正心神专注地翻动着一本紅皮日記。

王杰翻开自己的日記，凝視着自己在扉頁上精心剪貼的一幅毛主席的半身像，以及肖像下边恭恭敬正地写着的四句話：“讀毛主席的書，听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使他胸中感情起伏不已。是毛主席的教导照亮了他的心，紅軍班长张思德的高大形象，又給他灌注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他这才懂得为什么同样是人，老同志就不怕苦不怕累。

日記一頁頁地在翻动着，他小声地讀着自己写的快板詩：

小釤子，硬又尖，  
每天隨我去开山；  
不管岩石有多硬，  
都能把它来截穿。

翻到下面几頁，是他抄录的《为人民服务》和其它几篇毛主席著作。是这些文章使他尝到了甜头，他一口气讀了下去，心中感到无限亲切。

这时候，他焦急地眺望着前面的大陆。真是行船盼风，大旱望云，王杰多么迫切需要更多的毛主席著作来武装自己啊！

好容易他盼到了今天这个星期天。天蒙蒙亮他就起了床，取出入伍后第一次领到的津贴费，背上新挎包，一切都收拾得停停当当。一想起床哨子，他就向班长请假，说要过海进城去。班长一听哗啦的波涛声，察觉出天气不好，推门一看，只见海面上浪涛滚滚，不由得皱起了眉头。王杰一见形势不妙，连忙恳求：“班长，让我去吧，都盼了好些天啦！”

“风浪这么大，你们新同志坐船受不了，等天好了再去玩吧。”班长耐心地劝说。

“人家有急事，耽误一个星期怎么行！”王杰着急地说。

“什么事这么急？”班长奇怪地问。

“听说城里又来了毛主席著作单行本，我盼了好些天啦！”

一听新同志这样急迫地要买毛主席著作，班长高兴得一气连声说：“嘿，咋不早说，我还当你玩去哩！”接着又叮咛道：“赶快收拾收拾，约个伴，我上连部给你们请假，还能赶上头班船。”……

海港里轮船的汽笛声惊动了王杰，他起身一看，船已经靠岸了。他忙把日记本放进挎包里，紧了紧腰带，正了正军帽，“谢谢大伯！”他转身对艄公亲热地这样说了一声，就跳上岸，大步向新华书店奔去了。

第二天一上工，王杰就从老战士杨洪江手里夺过大锤，杨洪江哪里肯让，他脸红气急地争辩说：“老是我扶钎子你打锤，那怎么行，咱们得换着干！”杨洪江说：“打锤是个技术活儿，得慢慢来。”其实，谁都清楚，打锤不仅是个技术活儿，更是个最累的活儿。杨洪江这是关心、爱护新战友，不让王杰干重活儿。王杰抓住锤把不松手：“慢慢来也得学呀；不学，一辈子也会不

了。”橫說豎說，他非要练练錘不可。楊洪江見拗不过，只好同意了。

可是，一把普普通通的大錘，在王杰手里竟不听使喚了，重了要走錘，輕了又吃不上劲，沒砸几錘就把釺子別住了。

“还是我来吧。”楊洪江接过大錘关怀地說，“干这活儿呀，就得一步步来。”

王杰心里不是个滋味，老同志的关心他当然感激，可是，怎么能眼看着人家掄一天大錘，自己却光干些輕松活儿呢！这天晚上，他又去找指導員。指導員跟他一起学习了《愚公移山》，鼓励他：“哪一块好鋼沒經過千錘百煉！只要下定决心，打錘并不难学。”

夜深了，劳累了一天的战友們鼾声正濃。王杰又一次讀了《愚公移山》，只觉得渾身是劲。他輕声細步地扛着大錘，拿着鋼釺，一个人摸上了工地，把釺子插在石縫里，使出全身力气，掄起十二磅大錘就猛砸起来。

在夜班作业的高副連長从坑道里出来，見王杰一个人在练錘，疼爱地責备道：“这么晚了，为什么还不回去休息？”

“副連長，我睡不着。”王杰停住錘小声回答。

副連長心想：十八九岁的新战士，每天参加十二个小时的紧张作业，誰不是一貼枕头就打鼾，怎么能睡不着呢？于是，帶着命令的口吻說：“赶快回去休息，要遵守作息制度！”

“副連長，让我再练一会吧！我跟楊洪江同志一个組，一整天都是他一人打錘。現在我就是回去也睡不着呀！”話說得那么恳切，副連長深深地被这个新战士的責任心感动了：“好吧，咱們一块来练一会！”王杰一听，兴奋极了。

副連長往手掌上吐口唾沫，紧紧握住錘把，对王杰說：“我来打个样子給你看看。”他掄起大錘，“嘿”的一声，铁錘又狠又